第一个在太和殿拍电影的导演走了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陈冲剧照

邬君梅剧照

拍摄现场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拍摄现场

执导《末代皇帝》获奥斯卡金像奖

11月26日,据外媒报道,曾执导影片《末代皇帝》的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因癌症病发不治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曾凭借《末代皇帝》横扫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斩获包括最佳影片等9项大奖,更为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和殿拍故事片的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

1941年3月16日,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1962年,他执导了个人第一部电影《死神》,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1969年,他与其他4名导演联合执导短片集《爱情与愤怒》获得了第19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1972年,贝托鲁奇凭借爱情片《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987年,他因《末代皇帝》被中国观众熟知,并拿下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1996年,他执导的爱情片《偷香》获得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2011年,贝托鲁奇获得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贝托鲁奇曾在接受法国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末代皇帝》)了。”

陈冲:拍《末代皇帝》让导演很伤心

陈冲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了当年拍摄《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在参演该片前,陈冲曾主演了电影《大班》,片中她饰演的角色有一些裸露镜头,这让当时还未经过太多外来文化冲击的国内观众一时接受不了“小花”的巨大改变,各种非议也给陈冲和她在上海的家人带来了压力。所以后来在拍摄《末代皇帝》时,陈冲就很小心,“拍《末代皇帝》时正是在这件事情出来后不久,电影里有场戏,侍从帮我脱衣服,不小心衣服拉多了,镜头拍完了,我就很害怕,我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写保证说这个镜头不会用,如果不行,我拍一半就不拍了。然后导演因为这件事特别伤心,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女演员,其实他特别爱我、邬君梅跟尊龙。”

邬君梅:电话里拍板文绣一角

邬君梅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差点拒演了《末代皇帝》。因为从小性格就很耿直,所以邬君梅的妈妈一直希望女儿可以去国外上学,“她觉得我这个性格特别不适合在国内发展,太直太外向,出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正是在筹备出国这件事期间,邬君梅接到了电影《末代皇帝》的邀请,那时她刚刚申请到了一张去香港的旅游签证,她甚至拒绝了这次出演机会。“能申请下那个签证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末代皇帝》的导演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那么牛。我就是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上心。”这反而让导演觉得邬君梅更适合“文绣”这个角色,有一股子倔劲儿。“我当时就是想去玩,多拍一部戏、少拍一部戏对我来说无所谓,也不为了赚钱,也不为了扬名,就是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的一个机会,可有可无,不拍也不可惜。”

“一切都是在电话里决定的,那个副导演人非常好,我至今都记得他叫王彪,是北影厂的。当时就是他跟我通电话,然后从北影厂的这栋楼跑到那栋楼,来来回回去跟导演(贝托鲁奇)交涉。他说现在有三个角色都很好,导演在纠结到底让你演哪个,我说不用纠结,我就演文绣。其实另外两个角色都比文绣好,但是我已经喜欢上她了。结果导演说,我怎么可能在电话里做决定,我说决定不了那我就不来了,所以那个电话一直打了2个多小时。最终导演在电话里拍板让我演文绣。”

【链接】

贝托鲁奇与《末代皇帝》背后的故事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曾经说过自己:“由于没有学过导演理论,因而电影‘语法’的概念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鉴于我的思考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有语法的话,它也注定是要被违背的,因为电影语言就是因此而发展的。”

虽然没有经历过导演理论的系统熏陶,但贝托鲁奇天生擅长富有表现力的镜头运动,并且非常善于和摄影师共同捕捉光线的奥妙。在影片《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实现了风格和内容的完美融合。它是首部允许西方导演在古老的故宫内拍摄的影片,贝托鲁奇起初以为宏伟的皇宫跟制片厂搭的场景差不多,但当他在这个真实的外景地看到2500名作为临时演员的中国军人时,他甚至吓得躲进了拖车里靠大口喝烈性威士忌来“鼓励”自己,他曾恐慌地想着“我在干什么啊?我这是疯了吗?”

贝托鲁奇回忆起拍摄《末代皇帝》时,幼年溥仪拜见慈禧时的情景,“我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的水泥地面上搭建了这个场景。这是慈禧的房间,溥仪被父亲领到堂中鞠躬。实际上在紫禁城并不存在这种柱子上有各种龙和雕塑的房子。这是影片设计师的创造,整合了他在不同寺庙中找到的两三样东西。我想让这场戏具有奇幻感,我用广角镜拍摄,大概是12mm,布光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龙是盘绕在柱子上的。”

而在幼年溥仪登基后,有一个重要的表现主义镜头,贝托鲁奇的灵感这次来自于对家乡颜色情结的回忆。“门帘后面就是外面的世界,门帘是既保障光照又阻隔室外内容的唯一方式。因此摄影师把所有灯光都放在门外的院子里。黄色是太阳的颜色,所有的皇帝也都穿黄衣服。同样,黄色也是帝国的颜色,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帕尔马的颜色。那是种非常温暖,黄中带红的颜色。当我发现帝国之黄跟我的家乡很像时,我大为惊喜。”

尽管《末代皇帝》是截至目前唯一一部获准进入故宫太和殿拍摄的西方电影,但任何设备都不能触碰地面。在贝托鲁奇的授意下,斯托拉罗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从殿外打光。这也造就了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溥仪站在御座上向殿外望去,光线透过巨幅黄绸照亮了太和殿的“金砖”,溥仪跑出殿门,黄绸在他头顶扬起,他跳了一下没有摸到——皇权笼罩着他的一生,看似触手可及,但却一去不复返。

“慈禧死后,孩子被加冕为新皇帝。这是在紫禁城太和殿拍的。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在那里拍,因为建筑都是木质材料,很怕火。最终,我们得到许可可以使用斯坦尼康摄影机,只有一名摄影师操作。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把推车、摇臂或其他灯光带进去。我们在那儿只待了一会儿,这也是我们唯一一天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内拍摄。其他的太和殿内景都是在摄影棚拍的。但如果我们那天没有去太和殿实拍,影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末代皇帝》在当时的投资达2500万美元,这还不算中方提供的难以估价的帮助,这部电影也令贝托鲁奇辉煌绽放,影片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9项奥斯卡大奖。 (据《新京报》)

他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

文/韩浩月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去世了,终年77岁。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这个名字被紧紧地与《末代皇帝》捆绑在一起。但除此之外,他还通过诸多作品去表达自己对情感、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观点。他的作品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文艺青年们。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名意大利导演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皇帝的故事,不但成为中国影迷心目中最有名的外国导演之一,还凭此获得了他电影生涯最辉煌的成绩——《末代皇帝》帮他在美、英、日、法、意等国家,夺得了包括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

贝托鲁奇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为何他能获取在紫禁城进行实景拍摄的权利。中国观众喜欢《末代皇帝》,是因为贝托鲁奇的西式表达与这个东方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影片开始时溥仪走进满洲里火车站卫生间割腕自杀,将双手浸在洗手池水里的画面,就注定了这是个真实、残忍同时又追求客观与平等表达的故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皇宫戏都没法解决视角上的现代性,尽管贝托鲁奇在32年前就做好了典范。

贝托鲁奇的父亲是诗人与电影评论家,受父亲影响,年轻的贝托鲁奇早早地便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遇到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导演)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编剧与导演生涯。

贝托鲁奇的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因为单纯的诗歌文字,容纳不了他那或压抑、或张狂、或沉闷、或痛苦的情感。与他的影片多拥有令人不安的主题相反的是,贝托鲁奇的作品在观赏性上拥有近乎神奇的吸引力。他镜头里的人物总是极致化的,他擅长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展开宏大的主旨叙事,他与故事之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然而却时时能让观众感受到他激情的火花。

鄂托克旗常洪口中山煤业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赵大家提议,决定于2018年12月29日上午在鄂托克旗常洪口中山煤业有限公司矿区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讨论决议以下事项:

1、2019年年底前向有关部门申请关闭煤矿进行环境治理,产能通过市场运作进行交易,实施产能置换。

2、响应政府号召,将本公司的采坑出租给相关单位作为贮灰场等使用。

3、本公司与内蒙古和正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矿山环境治理合作协议的签订和继续履行。

4、继续确定赵大家将64.927%的股权以700万元转让给胡军,陶玉彪将9.073%的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刘洋并全部进行变更登记。

5、按照《公司章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定期股东会,召开日为每三个月的最后一个月月初5号,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6、股东秦小平、王立平、韩强、陶玉彪准时出席会议,审议决定以上内容。本人确不能参加的,可委托他人参加本次会议,如本人不出席也不委托他人参加会议的,视为放弃本次会议的一切权利,对会议审议的事项,视为全部表决通过,并放弃优先购买股权。而且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人有权签署会议决议内容相关的全部手续及协议材料。

联系人:韩军,联系电话:13009598299

求购

现求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罕区、如意开发区独栋写字楼,面积20000平米左右,房屋权证齐全合法,无债权债务等法律纠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5947717141